

楚

寶

楚寶序

楚幅幘視十二省最賒名

勝最多古今人物最盛庚

辰予來視學徵十五郡二

州志及總志楚紀諸書閱  
之可架可倉可旁綜流略  
可備輜軒采擇然殊汗漫  
參差恨不能撮三楚之勝

就數卷之書展寢食之翫  
間愛野乘多引人勝地然  
如蒼壁小璣不足語玄圃  
之流光也周子伯孔有葺

錄四十五卷人物十九名

勝十一古文十九今文十

一間附也意評騰名曰楚

寶其書摘志之精補志之

缺亦史亦子亦集亦林埤  
益菁秀發人心目而長人  
意智其功良多昔劉思貞  
有云爲之者勞觀之者逸

三歎斯語可似斯編然余  
更謂爲之者工勞而筆逸  
手勞而致逸心勞而解逸  
夫以周子垂翅未舉擁書

居業摻雞次鐸氏之遺考  
百家七庫之略力云殫矣  
乃博洽之患連類難區衆  
義易眩自非腕具神工曷



裁累牘勒茲快書是爲筆  
逸鈔錄數十萬言自題門  
目無假陶甌之投衆手之  
撮殆所云饑以作飽倦以

作枕然不爲劉知幾之據  
據得失不爲東廣微之銓  
證荒詭義取嘉言懿行可  
以淑人奇文藻篇可以審

娛而已是爲致逸觀書當  
得大意快書思之更是一  
適摘鉛次藥之餘卽復橫  
卧方牀覃求論世而參伍

既熟古人如見品題所屬  
如八面更敵沛然應之是  
謂辭逸以此三逸善運其  
勞故著作有樂事有成績

名爲楚寶實周子之家珍

矣乎王孫圉有曰楚之所

寶者觀射父能作訓詞左

史倚相能道訓典此善言

寶者也而孟氏以土地人  
民政事爲諸侯之寶其說  
尤備斯編列人物而政事  
該誌名勝而土地該予以

爲實兼王孫孟氏之義此  
固作志之要領也具體乎  
志而不必以志名則周子  
之善於用長也夫

楚學使梁谿高世泰題



楚寧董五序

周伯孔湘潭奇士談古今事  
如列眉如以鏡取形百不失  
一初年慷慨以天下為己志  
後稍不得意遂憤然擊斷古

劍以身許諸古人為賈集世  
間書恐或後時而失之又  
喜為閉戶咄上放意山水間  
別具眼孔胸臆興盡而歸便  
後與藏書為讐故伯孔書中

蠹魚注上無所遁其獨至者  
多不以示人稍傳其一二者  
皆為其平日歡好者持去輒  
付之木伯孔已而悔而傳者  
日遠又不能知其素心但謂

邇來著書滿閣都是名士習  
氣故稱伯孔者究竟埋沒伯  
孔本色夫世間有真名士先  
要不好名若認定幾斤災梨  
為百年以內生活計此何異

老和尚以袈裟蒲團為真衣  
鉢乎伯孔唯無意好名故能  
成其名凡卷四十有五若使  
生于姑蘇白門一葉出即為  
好事者登塲舞袖其書久在

四方紙客箬籠中無一分生  
氣矣幸其書成之不蚤而刻  
之又遲天所以愛伯孔而屠  
之湘潭文愛伯孔而使之貧  
薄無梓人資乃使其書終不

可泯滅也。書載楚地楚人楚  
事皆有所論斷。不肯與昔人  
同文。不肯為昔人作注腳。

高督學以楚寶額之數月而  
刻不成。夫此書係之楚則宜

楚人重之。何令伯孔費十年  
心血。今尚對刀工噴。上款其  
直不售也。若一境之內。賢人  
君子。曾不能相謀此事者。是  
失伯孔也。是不識其書也。不



然。是。忘。其。名。之。成。也。天。下。好  
名。者。既。以。浮。淺。不。終。朝。而。敗。  
不。好。名。者。又。以。寂。歷。待。知。己。  
之。助。而。不。取。之。而。歸。於。無。成。  
然。則。如。何。而。可。也。余。俸。薄。且

受事之日淺無以伸其志萬  
一此等事為俗吏占盡諸君  
子又將戟手詈之矣

辛巳十月風雨夜湘中吏隱  
晉江蔡道憲書

門人周雲札

拜手錄牒

楚寶總論

明 湘潭後學周聖楷伯孔著

定區域以尊王

尊王之大者莫先於一統二統之大者莫先於括地  
楚幅員當春秋戰國時兼有陳徐吳越之地延袤六  
千餘里蓋舉今之大江南北以暨淮海盡入版圖故  
蘇秦說楚威王曰楚地西有黔中巫郡東有夏州海  
陽南有洞庭蒼梧北有陘塞郢陽此亦揔其大勢而  
言矣秦始舉兼并分天下爲三十六郡楚始裂而爲

三司馬遷以淮北沛陳汝南南楚爲西楚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爲東楚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爲南楚是也三楚之後東紫西帶星離豆剖未可爲據惟我明興指臂萬國平定江漢繼而龍飛郊野翼軫麗天青陽白水之墟一夫關關而楚復袞然甲于海內雖其地不常戰國之遺而山川靈氣所滙偉人傑士接踵而生蓋若天所授焉子陵斷自秦漢以上無羗邑沿革者但稱楚人皆係之楚漢魏以後有羗邑沿革者則一以我明所定羗邑係之如今之來

陽卽漢蔡陽今之澧州卽晉南平是也若夫宦遊而復歸本土如二程子之生于黃陂大小宋之產于安陸客寓而未經著籍如諸葛亮之隆中草廬段柯古之木香村舍文若他國而終于楚甸如趙壹卿自爲壽藏于荊州胡安國父子家南嶽山下此則採風之餘烈昔人之佳話楚豈借重哉

別人物以徵傳

左丘明作春秋內外傳而列國卿佐有一才一能之表著皆命不朽于後世司馬遷作七十列傳而異代

英傑有難明難語之心事皆若自寫其生平雖云尸  
臚獨開牋毫豔溢抑其時實多奇人奇事筆不勝書  
畧一點掇便堪傳世西京以後操觚纂牒非不代雄  
故府然而家乘之所載半是官勳實錄之所編率多  
忌諱寒暑異筆刑禍交胸婉美二氏其可得乎故夫  
作史者如頰上三毛戲墨成蠅祇能描畫其所本有  
不能增益其所本無讀史者如張僧繇之畫龍破壁  
顧虎頭之美女繫心可以精氣相感不可以粉本相  
貽繇此而上觀千古下觀百世庶幾旦暮遇之乃人

亦有言楚國多才自我曠覽抑何寥落豈異感升沉  
人不能自見其長擇木羈栖國不能盡收其用歟是  
則可歎也於是上搜舊聞傍摭遺逸銓敘審正彙別  
門分求之左氏得十之五求之司馬氏得十之三求  
之漢唐宋以下得十之五求之我 明得十之一大  
抵一人有一事之可傳傳其一事而其人亦可附見  
也一事有一人之可傳傳其一人而其事亦可附見  
也發潛德之幽光致高山之仰止所謂鳳皇芝草賢  
愚皆以爲美瑞青天白日如翔亦知其清明豈班金



陳米可得而眩目乎增價

約論注以遊雅

楚自赤帝和聲赫胥耀迹巖下鳥書山尖玉字天下  
文章亦云盛矣於是搏枕鷄次之典商陽巫峽之藏  
先賢者舊之傳荆州湘中之記以至萬潭鉛鋸洛溪  
白兆好奇者無不欲撈探淵索聞所未聞而世卒鮮  
有全書恣其展握則後此著述又可知也少日商閱  
先達楚紀楚史諸書恒不如人意後見華亭董公稱  
天下罷乘可採者惟徐宗伯所修湖廣總志亟購得

殊復憤憤耳。因歎古今文人正忠無才不忠。無書窮  
患不雅不忠不博。以才轉書則可以導河源於腕底。  
規建章於硯北。以雅資博則酌羣言而攻瑕。奏新華  
至理而露文。抒性我思古人實獲我心。豈撥拾其膏  
馥。便得據虞白上座乎。昔王仲任著論衡。閉門潛思  
牆牖。悉置刀筆。數十年方就。自謂人無一引。吾百篇  
人無一字。吾萬言。而卒不免拙于用人。自守拘陋。劉  
子玄歷鳳閣舍人。遷秘書監。著作固其官。守史通一  
書又何其工于訶古拙于用已也。然此二書吾所祖

法非今人所及。又若裴松之、楊季漢之芳流劉孝標、  
振江左之藻潤、其書具在、匪同湮滅。重其涯者猶思  
攬秀焉。予是以褰裳而濡足、不自知其濟勝之無具  
矣。

考遺勝以闕疑

昔者楚地南卷沅湘、北繞潁泗、西包巴蜀、東褰鄒淮。  
潁汝以爲漁、江漢以爲池、垣之以鄧林、繇之以方城。  
山高尋雲、谿肆無景、以故車轍馬跡之所經、煙路留  
其瓊歌、壺舞榭之所峙、翠首猶拾香鈿、而沈碑斷

鼓字青石赤可畧得而言也若夫少昊沙墟丹陽兆  
土厲鄉九井渚宮二南赤帝秦余州鳴鳥不但湘靈  
怨瑟玄夷勒蝌蚪之文亦有寶露流壇壘積珠塵竹  
黛浪傳虞陟晚分玉米步畦猶重屈田冠蓋宣城宋  
玉有宅殞宮湘澨杜甫無墳凡此皆帝鄉之白非雲  
騷客之碧不化黃衣紀載其能既乎又若花落故宮  
月臨舊郢瓊弁玉纓之臣繡衣袿裳之女諸侯會章  
華之臺樂乾谿而不返媼子田雲夢之澤望甃寒以  
消魂無不寄慨興衰念歎疇昔以爲高躋肆浮之一

快雄風暮雨之多端矣。惟夫大別天懸中絡，雄關洞  
庭要害之區，襄鄧攻守之地，西塞斷而長江據險，海  
置濤而巴蜀無虞。然后擇朱絲繫蔡之帥，修明二廣  
六卒之法，選棧車牝馬之材，坐致六王三公之業績。  
典兵索以充清秘，式金式玉以登獻替。美人香草日  
進于御，陽阿採菱，洋溢宮懸。斯亦哲后之遺軌也哉。  
是用備改勝蹟遺事，附之論注之后，庶幾曲終奏雅  
也。

楚寶總論終

楚寶總目

卷第一

卷第二

大臣

大臣

卷第三

卷第四

大臣

名臣

卷第五

卷第六

名臣

名臣

卷第七

卷第八

大將

大將

卷第九

名將

卷第十

名將

卷第十一

卷第十二

智謀

智謀

卷第十三

卷第十四

諫諍

諫諍

卷第十五

卷第十六

文苑

文苑

卷第十七

卷第十八

文苑

文苑

卷第十九

卷第二十

良史

命使

卷第二十一

卷第二十二

典故

眞儒

卷第二十三

卷第二十四

諸子

孝友

卷第二十五

卷第二十六

忠義

忠義



卷第二十七

卷第二十八

獨行

真隱

卷第二十九

卷第三十

列女

方伎

卷第三十一

卷第三十二

異人

宦蹟

卷第三十三

卷第三十四

宦蹟

宦蹟

卷第三十五

卷第三十六

遷寓

遷寓

卷第三十七

卷第三十八

山水

山水

卷第三十九

卷第四十

山水

名祀

卷第四十一

卷第四十二

列仙

名釋

卷第四十三

卷第四十四

祖燈

祖燈

楚寶

八  
系  
一

卷第四十五

祖發

楚寶總目終

楚寶大臣論次

楚之官制在春秋時爲近古者自令尹而下有左右尹有大司馬有左右司馬有司徒有司敗有太師有太宰有太子保傅有大夫有左右史其百執事亦有稱尹者然皆以其地或以其職單舉之如箴尹宮廐尹連尹是也亦以示隸於令尹也其受邑之大夫有稱公者專政於外入佐令尹皆彷彿三公六卿之遺意故君子謂楚能官人官人國之亟也能官人則民無覲心詩曰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能官人也王及公

侯伯子男甸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嘗以此意推之楚雖下國視融風后參職天子功烈偉矣子文叔敖諸人或毀家以紓國難或薦賢而勸其君皆有成績載在春秋豈非宰相之才以救時爲大以用人爲亟哉無相才而居相位者楚之得臣嬰齊是也楚令尹卽古所謂相也高無相之名秦始皇置丞相漢因之又曰宰相其入相者或白掖卿或白布衣楚則非大司馬不得爲令尹此合將相而一之爲法最善凡大征伐大司馬將中軍左右司馬將左右軍令

尹惟雍容決勝而已邲之戰所以霸也若夫鄴陵之戰大司馬既將中軍矣嬰齊復以令尹將左右尹將右是時轅旆所指繇將乎繇相乎且夫古者宰相事無不統故不以一職名官非謂宰相而可以攝官承乏下同百職事者也唐宋以來此弊尤甚勳賢並建政事叅兼三台四輔如奕碁射覆是安得宰相才而用之哉作史者譜其門族表其年序以爲當時任用之專否政治之得失可得而見吾未之敢許也我朝初罷中書丞相設五府九卿分理庶務列聖相

承得人爲盛於是省府之名雖廢內閣之體益尊故  
膺大拜者翰林孤卿尚矣其或擢自臺省至政或拔  
之縣尹王僚靡不貢飾絲綸婉隆上古又如夏忠靖  
掌國計四十餘年劉忠宣以本兵受知孝廟雖不  
入內閣而休休綽綽之風自如嗚呼盛矣烏龍雲火  
靈復有加焉者哉信乎任官惟賢蒞事惟能也述大  
臣第一凡三卷

大臣一

祝融

風后

熊繹

仲山甫

闕子文

虞丘子

孫叔敖

公子貞

蘧子馮

屈建

沈諸梁

大臣二

黃瓊

胡廣

蔣琬

費禕

張柬之

郝處俊

柳渾

馮京

趙步

大臣三

楊溥

夏原吉

李東陽



劉大夏

張居正

楚實大臣論次終

楚寶卷一

明 梁谿高世泰彙旃父鑒定

湘潭後學周聖楷輯纂

男

雲蚪

較訂

雲豸

大臣

祝融

祝融者炎帝神農氏之後而帝衷之玄孫也神農生臨魁臨魁生承承生明明生宓宓生來來生衷衷生

不。董。節。董。生。克。及。戲。克。生。榆。周。戲。生。罍。罍。生。祝。融。祝。融。明。於。火。政。榆。周。既。立。爲。帝。乃。命。爲。火。官。至。黃。帝。時。舉。六。相。以。祝。融。辨。乎。南。方。始。爲。司。徒。有。土。德。之。瑞。及。帝。嚳。高。辛。氏。復。舉。其。後。重。黎。爲。火。正。命。曰。祝。融。以。世。其。官。

管子五行曰黃帝得六相而天下治神明至蚩尤明乎天道故使爲當時太常察乎地利故使爲廩者奢龍辨乎東方故使爲士師祝融辨乎南方故使爲司徒太封辨乎西方故使爲司馬后土辨乎

北方故使爲李。

聖楷曰：祝融相業，僅見管子書中。按史稱黃帝守柔順，有坤厚載物之德。又使祝融爲地官，培植深矣。是以人倫攸叙，君臣道合，而黃龍土螾之瑞畢至也。其子術鬻生勾龍，復爲顓頊后土，以平九州。教兆民，後人祀之，配于社。帝嚳又舉其後黎，回爲火正，甚有功。故鄭史伯曰：楚重黎之後也。重黎爲高辛氏火正，以淳耀焯大天明地德，光昭四海，命之曰祝融。其功大矣。繇此觀之，祝融之名號，依祖

德以立稱故能毋養中聲之一氣薪傳無盡之光  
明生柔嘉材以大其用于萬世豈徒禮祀名山此  
于列星而已哉予是以定其發祥之自爲稽古之  
相隆于斯也抑攷之史禪通紀之世有堊衡山之  
祝融以帝名女媧氏之時有滅共工之祝融以官  
名惟此祝融以人名高世掌其職故其後亦皆以  
官名

炎帝神農氏考

按小司馬稱神農氏以火德王故曰炎帝始教民

耕故號神農氏初都陳後居曲阜立一百二十年  
崩塋長沙神農本起烈山故左氏稱烈山氏亦曰  
厲山氏荆州記曰厲山在隨州厲鄉有一穴是神  
農所生地中有九井相傳神農旣育九井自穿汲  
一井則辰井水動卽其地爲神農社年常祀之炎  
帝陵在今衡州鄧縣康樂鄉宋乾德中建廟以祀  
融配享蓋守陵戶國朝洪武四年洪熙元年俱  
遣官奠祀修陵又史多誤稱炎帝塋于茶鄉茶鄉  
卽今茶陵州其地有雲陽山最爲秀傑遁甲記所

謂沙土之祇雲陽氏之墟也可以長往可以隱處  
其上有少吳金天氏豢羅泌路史云於雲陽得少  
吳之榆是也少吳亦曰雲陽氏今謂少吳陵在曲  
阜者亦非

古祝融氏

按六韜曰祝融氏古之主者也始作樂以諧神明  
以和人聲路史曰祝誦氏一曰祝融是爲祝融氏  
師於廣壽以毓其德聽弁州之鳴鳥以爲樂歌作  
樂屬續以火施化號亦帝故後世火官因以爲名

都干會故鄭爲祝融之虛其治百年莖衡山之陽  
是以謂祝融峯也。又按祝融氏之先有赫胥氏亦  
莖衡之朝陽峯仙傳拾遺曰赫胥耀迹于潛山潛  
山南嶽之副在潛山縣去衡甚遠。

重黎考

按左氏重是少昊之子黎乃顓頊之胤二氏二正  
所出各別而史多合重黎而言者蓋以重黎氏世  
序天地官有通職名因兼舉非定指當日之重與  
黎也。張衡思玄賦云流日頰夫衡阿兮瞻有黎之



凡墳此則指火正黎司地故或葬于衡山而註引  
盛弘之荊州記云衡山南有南正重黎墓楚靈王  
時山崩毀其墳得營丘九頭圖焉夫以重黎合爲  
一墓而又單舉南正其譌益甚小說家不讀史書  
之過也

風后

風后伏羲氏之苗裔也。不能紀其世。黃帝披山通道。南至于江。登熊湘。夢大風吹天下之塵垢皆去。帝寢而歎曰。風爲號令執政者也。垢去存后也。天下豈有姓風名后者哉。求之遂得風后于竟陵。以爲相。納三宮五音之機。受八門九江之要。

春秋內事曰。黃帝師於風后。風后善於伏羲之道。故推演陰陽之事。張衡客問曰。渾元初。堊霧軌。未紀吉凶分錯。人用臆。朦黃帝爲斯深。憐有風后。

者是焉。亮之察三辰於上，跡禍福乎下，經緯歷數，然後天步有常，則風后之爲也。

獨孤及風后八陣圖記曰：物不終靜，必授之以動。常純坤用事，陰疑于陽，則飛龍戰大樸已散，聖盜並起，故戎馬生，乃有力吞八荒，爭截九有。大者天柱折，地維絕，小者作慝。廬山負阻中冀，上帝憑怒，下民是恤，乃眷武德。黃帝受命之始，順殺氣以作兵法，文昌以命將。於是乎征不服，討不庭，其誰佐命？曰元老風后。蓋戎行之不修，則師律用喪，陰謀

之不作則凶。繩何恃？故天命聖者以廣戰術。俾懸  
衡于未然。察變於倚數。握機制勝。作爲陣圖。夫入  
宮之位正。則數不憊。神不惑。故八其陣。所以定位  
也。衡抗于外。軸布于內。風雲附其四維。所以飾物  
也。虎張翼以進。蛇向敵而蟠。飛龍翔鳥。上下其勢  
所以致用也。至若疑兵以固其餘地。游軍以按其  
後列。門具將發。然後合戰。弛張則二廣迭舉。倚角  
則四奇皆出。必使陷堅陣。拔深壘。若星馳。天旋雷  
動。山破。魏之鶴列。鄭之魚麗。周武之熊羆。毘隱之

虎豹出。匪以律我。異于是。既而圖成。罽狁。帝用經  
畧。北逐獯鬻。南平蚩尤。戡黎於阪泉。商方于空峒。  
底定萬國。旁羅七曜。鼎成龍至。去而上。帝于是遺  
風。冥冥時內。而圖存焉。於戲。聖迹長往。神機未昧。  
酌其流者。猶足以決勝三軍。禦侮萬里。故項藉得  
之以霸西楚。黥布得之奄有九江。漢孝武得之攘  
匈奴。服甌越。東收獫狁。西拓大夏。然則聖圖幽贊。  
未始有涯。天寶中。密有爲。韜鈴者。得其遺制于黃  
帝書之外篇。裂素而圖之。勝敗之朕。在我指掌。天

地之心見于毫末議欲獻諸策府用廣武事會天子以不戰爲師無爲爲寶則是圖也興于多難廢于升平堙淪不書盛德其沒乃旌諸圖側以爲三皇之故事六藝之餘伎云

高氏子畧曰風后握奇經三百八十四字其妙本乎奇正相生變化不測蓋潛乎伏羲氏之畫所謂天地風雲龍鳥蛇虎則其爲八卦之象明矣蓋注奇讀如奇耦之奇則尤可與易準諸儒多稱諸葛武侯八陣唐李衛公六花皆出乎此唐裴緒之論

楚賢

卷一

又○以○比○六○十○四○卦○之○變○其○出○也○無○窮○若○此○則○所○謂○  
八○陣○者○八○卦○之○統○爾○焦○氏○易○學○卦○變○至○於○四○十○九○  
十○有○六○奇○正○相○錯○變○化○無○窮○是○可○以○名○數○該○之○乎○  
然○觀○太○公○武○韜○且○言○牧○野○之○師○有○天○陣○有○地○陣○此○  
固○出○於○握○奇○而○又○有○人○陣○焉○此○又○出○於○天○地○之○外○  
者○非○八○陣○六○花○所○能○盡○也○按○武○侯○八○陣○圖○本○於○  
風○后○人○多○不○知○

伏犧氏考

按太吳帝庖犧氏風姓始養犧牲以充庖厨故曰

庖犧氏又結網罟以教佃漁故曰虛羲氏虛古伏  
字風俗通義云伏羲始別八卦以變化天下天下  
法則咸伏貢獻故曰伏羲也習鑿齒論青楚人物  
云伏羲塋于南郡今其地無所考惟古竟陵屬沔  
陽州治元和志云州本古之風國其地五華山有  
風城卽古風國之故城相傳伏羲後裔封此嗟乎  
雲陽祝融宅兆朱陵炎帝少昊冢望軫野羣聖變  
化之鄉因宜神曾之崛起矣

熊湘考



案史記註熊湖在長沙益縣歷改罷縣諸志無此  
由武云以熊繹始封得名不知熊繹封於周成王  
時何得黃帝時便稱之益縣卽今益陽縣水經注  
曰縣在益水之陽今無益水亦或資水之殊目也

益縣又益縣卽魯以益卽益也曰益縣古也

熊繹

熊繹者其先出自帝顓頊高陽氏凡歷三世至吳回始代重黎爲火正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折剖而產焉一曰昆吾二曰參胡三曰彭祖四曰會人五曰曹姓六曰季連季連生附沮附沮生穴熊其後中微或在中國或在蠻夷弗能紀其世周文王之時季連之苗裔曰鬻熊子事文王蚤卒其子曰熊翳熊翳生熊狂熊狂生熊繹僻在荆山華露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桃脈棘矢以共王事與魯公伯禽衛康叔

子。制。晉。侯。燹。齊。太。子。呂。伋。俱。事。成。王。成。王。舉。文。武。勤。勞。之。後。裔。乃。封。繹。於。楚。蠻。錫。以。子。男。之。田。姓。羊。音氏國。號。曰。荆。居。丹。陽。

風俗通義曰楚之先出自帝顓頊其裔孫曰陸終娶於鬼方氏是謂女嬭蓋孕而三年不育啓其左脅三人出焉啓其右脅三人又出焉其六曰季連是爲芊其後有鬻熊子爲文王師成王舉文武勤勞而封熊繹于楚食子男之采其十世稱王至王負芻遂爲秦所滅百姓哀之爲之語曰楚雖三戶

○秦○必○楚○

聖楷曰楚自熊繹而後熊渠熊通相繼僭稱王號楚乃益大若莊若昭皆賢辟也子盪之不錄而錄夫繹者所以尊王也所以重藩屏之臣也天下有王則微盧彭濮足以與周天下無王則穀鄧庸鄢足以撓楚藩屏云乎哉故知封建之得失有未易言者矣

丹陽考

丹陽在今歸州秭歸縣水經注曰秭歸縣北對丹

陽城城據山跨阜周八里二百八十步東北兩面  
悉臨絕澗西帶亭下溪南枕大江嶮峭壁立信天  
固也地里志以爲吳子之丹陽者非又按丹陽或  
云在枝江縣亦非也蓋秦廢列國爲郡縣始取楚  
丹陽地爲枝江縣不得卽指枝江爲丹陽也且其  
地夷敞蜀江至此折爲諸洲縣治洲上故以枝江  
爲稱古入建都形勢何取於此

仲山甫

仲山甫周宣王時賢臣也。謚穆仲。封于樊。初魯武公來朝以其世子括及庶子戲。見王。王將立戲。仲山甫諫曰。不可立也。不順必犯。犯王命必誅。故出令不可不順也。令之不行。政之不立。行而不順。民將棄上。夫下事上。少事長。所以爲順也。今天子立諸侯。而建其少。是教逆也。若釋從之。而諸侯效之。王命將有所壅。若不從而誅之。是自誅王命也。是事也。誅亦失。不誅亦失。天子其圖之。王卒立之。魯侯歸而卒。及魯人殺

懿公。而立伯御。括三十二年。宣王伐魯。立孝公。之括  
稱諸侯。從是而不睦。三十九年。宣王既喪南國之師。  
乃料民于太原。仲山甫諫曰。民不可料也。夫古者不  
料民。而知其少多。司民協孤。終司商。協名姓。司徒協  
旅。司寇協姦。牧協職。工協業。場協入。廩協出。是則少  
多。死生出入往來者。皆可知也。於是乎又審之以事。  
王治農于藉。蒐于農隙。禘稷亦于藉。獮于既烝。狩于  
畢時。是皆習民數者也。又何料焉。不謂其少而大料  
之。是示少而惡事也。臨政示少。諸侯避之。治民惡事。

無以賦令且無故而料民天之所惡也害於政而妨於後嗣王卒料之及幽王乃廢滅

非國語曰吾嘗言聖人之道不窮異以爲神不引天以爲高故孔子不語怪與神君子之諫其君也以道不以誣務明其君非務愚其君也誣以愚其君則不臣仲山氏采以職有所協不待料而具而料之者政之虐也姑云爾而已矣又何以示少惡事爲哉况爲大妄以諉乎後嗣惑于神怪愚誣之說而以徵幽之廢滅則是幽之悖亂不足以取滅



而料民以禍之也。仲山氏其至於是乎。蓋左氏之  
嗜誣斯人也。已何取乎爾也。

聖○備○曰○周○宣○末○年○殺○杜○伯○拒○虢○父○信○譏○遠○賢○大○業○  
不○卒○至○於○敗○績○千○畝○料○民○太○原○人○情○洶○洶○沔○水○悲○  
而○祈○父○作○白○駒○逝○而○黃○鳥○歌○老○臣○憂○國○如○仲○山○甫○  
者○安○得○不○良○天○憫○人○而○慮○及○于○後○嗣○哉○柳○子○厚○乃○  
以○感○于○神○怪○非○之○是○必○如○王○安○石○天○變○不○足○懼○人○  
言○不○足○恤○祖○宗○法○不○足○守○而○後○可○耶○強○辭○奪○理○天○  
下○事○往○往○壞○于○此○輩○魯○江○端○禮○病○柳○子○厚○非○國○語○

而作非非國語東坡見之曰父欲爲此書不謂君  
先之也文元虞鑿亦作有非非國語惜乎二書今  
皆不傳

### 樊城考

按周宣王封仲山甫爲樊侯其地卽楚所滅之鄧  
鄧地也秦滅楚以其地屬南陽郡至漢始置襄陽  
縣三國時改樊城縣樊城之名始此後漢樊宏傳  
云其先仲山甫封于樊因而氏焉宏南陽湖陽人  
卽今鄧州在樊城北九十里

關子文

關穀於菟，字子文。關伯比之子也。初若敖娶於邲，生伯比。若敖卒，從毋畜于邲，淫於邲子之女生子文。邲夫人使棄諸夢中，虎乳之。邲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故命曰關穀。於菟高，以其女妻伯比。楚成王八年，令尹子元見殺。使子文爲令尹。子文賢，以楚多故也。自毀其家以紓國難。十七年，子文帥師滅弦。時齊桓公霸江黃，道柘方睦于齊，皆弦姻也。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設備。

遂入三十二年隨以漢東諸侯叛楚子文帥師伐之

取成而還三十五年成得臣伐陳詩其賦于寧也遂

取焦夷城頓而還以通也子文以為之功使為令尹叔

伯楚大夫曰子若國何對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

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遂稱之初子文為令

尹其族有干法者廷理拘之聞其令尹之族也遂釋

之子文讓之曰凡立廷理所以司法也故直士持法

柔而不撓剛而不折吾為令尹以率士民士民或怨

吾而不能免之於法吾族之犯法據明而使廷理因

緣○吾○心○而○釋○之○是○吾○不○公○著○於○國○也○執○國○之○政○而○以○私○聞○與○其○生○以○無○義○不○若○有○死○而○已○廷○理○懼○而○刑○之○成○王○聞○之○不○及○履○而○至○子○文○之○室○曰○寡○人○幼○致○廷○理○失○其○人○以○違○夫○子○之○意○乃○出○廷○理○國○人○歌○之○子○文○爲○令○尹○四○十○年○緇○布○之○衣○以○朝○鹿○裘○以○處○家○無○一○日○之○積○王○聞○之○於○是○每○朝○設○一○束○脯○一○筐○糲○以○益○子○文○之○祿○子○文○逃○之○王○止○而○後○獲○或○謂○人○生○求○富○子○逃○之○何○也○曰○夫○從○政○所○以○庇○民○也○民○常○貧○而○我○取○富○是○勤○民○以○自○封○也○死○無○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

聖楷曰：楚成王六年，公子元歸自伐鄒而處王宮，鬬射師諫，則執而楷之。申公鬬班於是殺子元。子文爲令尹，自毀其家以紓楚國之難，故其爲令尹八年而春秋始書。楚嗣是而盟齊，桓于郟陵，執宋公子龐于鹿上，滅弦，滅黃，焚許，男之與櫬取陳之焦，寒納頓子于頓，敗徐人于婁林。朝諸侯，長齊晉室，莊王而遂脩中原，其大有功于楚國，故尼父稱其爲忠也。若夫申廷理之法，逃朝設之祿，喜怒不形物，我無間在當時。齊魯諸名卿可一二見耳，何能望。

之後世之爲相者乎。晉稽康曰：三爲令尹，不壽。祈  
下降身蒙恥，不以爵祿爲己。靜恭古惟二子，誠知  
言哉。

### 邲子國考

沔志謂邲在景陵。通考謂郟在江夏雲杜縣東南，  
皆非也。按左傳杜預註：邲在江夏安陸縣東南。邲  
子與楚同爵，地分東西。今德安古安陸，故邲國在  
郟之東，而其屬隨州、應城、雲夢又在景陵之東。邲  
子會隨、蓼六伐楚，而築蒲騷，今應城也。邲隨、蓼六

皆在郢之東而蒲騷在四國之中其西與楚郟郟  
郟假命郟在景陵則所伐在西乃却禿而東築欲  
何待耶故景陵有郟國城是楚滅郟子後封其臣  
闞辛爲郟大夫稱近邑非郟子之故國也古郟郟  
字互通

弦江黃道栢考

按弦國在弋陽軼縣今光州仙居北江國在汝南  
安陽縣今信陽之東南新息縣之西文公四年楚  
人滅江秦伯爲之降服出次不舉過數大夫諫公



曰同盟滅雖不能救敢不矜乎吾自懼也黃國在  
光州定城有黃故城云僖公十二年黃人恃諸侯  
之睦於齊也不共楚職曰自郢及我九百里焉能  
害我夏楚滅黃道國在汝南陽皮縣南道毫是也  
今確山有故道城栢國在汝陽西平縣栢亭今蔡  
州西平縣爵姓俱未詳又按一統志楚紀俱指黃  
國卽今黃州者其說皆本杜佑通典謂黃州爲黃  
國之境也其地當在光山麻城間距荊州適九百  
里今黃州府治乃古邾城楚宣王滅邾徙封于此

今府治西北百二十里有新州城是也

子文廟考

廟在雲夢縣北十里於菟鄉後遷縣東北文獻通考曰宋哲宗元祐八年賜安州雲夢縣楚令尹子文祠爲忠應廟封崇德侯

虞丘子

虞丘子名伯爲楚令尹薦孫叔敖於莊王曰臣聞奉  
公行法可以得榮能淺行薄無望上位不名仁智無  
求顯榮才之所不著無當其處臣爲令尹十年矣國  
不加治獄訟不息處士不升淫禍不討久踐高位妨  
羣賢路戶祿素奪貪欲無厭臣之罪當稽干理臣竊  
選國俊下里之士曰孫叔敖秀羸多能其性無欲君  
舉而授之政則國可使治而士民可使附莊王曰子  
輔寡人寡人得以長于中國令行于絕域遂霸諸侯

非子如何。虞丘子曰：久因祿位者，貪也；不進賢達能者，誣也；不讓以位者，不廉也；不能三者，不忠也。爲人臣不忠，君王又何以爲忠？臣願固辭。莊王從之，賜虞丘子采地三百，號曰國老。以孫叔敖爲令尹，少焉虞丘子家干法，孫叔敖執而戮之。虞丘子喜入，見於王曰：臣言孫叔敖果可使持國政，奉國法而不黨施刑戮而不骹，可謂公平。莊王曰：夫子之賜也已。

呂氏春秋曰：孫叔敖沈尹筮相與友，叔敖游于郢三年，聲聞不知，修行不聞。沈尹筮謂孫叔敖曰：說

義以聽方術信行能令人至。上至于王，下至於霸。我不若子也。耦世接俗，說義調均，以適至心。子不如我也。子何以不歸耕乎？吾將爲子游。沈尹筮游于郢。五年，荆王欲以爲令尹。沈尹筮辭曰：期思之鄙人有孫叔敖者，聖人也。王必用之，臣不若也。荆王於是使人以王與迎叔敖，以爲令尹。聖楷曰：左傳楚莊王九年，誅令尹鬬椒。至十六年，使令尹爲艾獵城沂，爲艾獵，卽孫叔敖也。其中五年，不知令尹何人，卽使虞丘子爲之，亦不得云爲。

令尹十年也。且此五年內止滅舒、蓼、伐陳、伐鄭。而已十七年與晉戰。邲始霸。諸侯皆孫叔敖爲令尹。時事今虞丘子姓氏既無所改。呂氏生于七國間。見當有據。不稱虞丘子而稱沈尹筮。或虞丘是沈尹筮之封邑。而人遂以名之。耶。水經注淮水自白公城南至期思縣北。中有虞丘郭地名。似亦一證。佐也。姑存之。以俟博識。沈尹筮。呂氏書凡數見。或作蒸。作巫。當是傳寫之訛。

孫叔敖

孫叔敖亦曰蘓音妻艾獵為賈子也。莊王九年，蘓賈見孫叔敖于王，既而隱于民間，不仕。十六年，令尹虞丘子薦于王，使為令尹。是年，楚左尹子重侵宋，王待諸郟。孫叔敖城沂，使封人慮事，以授司徒量功，命日分財用，平板幹，稱畚築，程土物，議遠邇，畧基趾，具餼糧，庾有司，事三旬而成，不愆于素。孫叔敖相楚，期年而楚國大治。莊王以霸，孫叔敖始為相也。賀客畢，至有老父衣鹿裘冠白冠，最後來，且吊。孫叔敖曰：「王不以

臣爲不肯使相楚國。國人皆賀。而子獨吊。豈有說乎。  
老父曰：然。身已貴而驕人者，民去之。位已高而擅權  
者，君惡之。祿已厚而不足者，患隨之。是以來吊也。孫  
叔敖再拜曰：敬受命。願聞餘教。父曰：身已貴而意益  
下，位已高高心益恭，祿已厚而不敢取，君謹守此足  
理楚國矣。故孫叔敖之爲令尹，妻不衣帛，馬不食粟，  
常乘棧音解車，牝馬披殺羊之裘。從者曰：車新則  
肥，則疾。狐裘則溫，何不爲也。孫叔敖曰：聞君子服美  
益恭，小人服美益倨。吾無德以堪之矣。孫叔敖疾將



死。戒其子曰：王亟封我矣，吾不受也。我死，王必封汝。汝必無受利地。楚越間有寢丘者，其地不利，其名甚惡。楚人鬼而越人機，可長有者，惟此孫叔敖死。王果以善地封其子，其子不受，請寢丘焉。王與之四百邑，其後祀十世不絕云。

荀子曰：繪丘之封人見楚相孫叔敖曰：吾聞也。也。處官久者，士妬之，祿厚者，民怨之，位尊者，君恨之。今相國有此三者，而不得罪楚之士民，何也？孫叔敖曰：吾三相楚，而心愈卑，每益祿而施愈博，位滋

尊而禮愈恭。是以不得罪於楚之士民也。

莊子曰：肩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爲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鼻間栩栩然，子之用心獨奈何？孫叔敖曰：吾何以過人哉？吾以其來不可却也，其去不可止也。吾以爲得失之非我也，而無憂色而已矣。我何以過人哉？

買子新書曰：孫叔敖之爲嬰兒也，出遊而還，憂而不食。母問其故，泣而對曰：今日吾見兩頭蛇，恐去死無日矣。母曰：今蛇安在？曰：吾聞見兩頭蛇者死。

吾恐他人又見之已殺而埋之也。母曰：無憂，汝不  
死矣。吾聞之有陰德者，天必報之。以福人聞之，皆  
諭其能仁也。及爲令尹，未治而國人信之。

循吏傳曰：孫叔敖者，楚之處士也。虞丘相進之於  
楚莊王，以自代也。三月爲楚相，施教導民，上下和  
合，世俗盛美，政緩禁止，吏無姦邪，盜賊不起，秋冬  
則勸民山採，春夏以水，各得其所，便民皆樂其生。  
莊王以爲幣輕，更以小爲大，百姓不便，皆去其業。  
市令言之，相曰：市亂，民莫安其處，次行不定。相曰：

如此幾何頃乎。市令曰：三月頃，相曰罷。吾今令之復矣。後五日朝，相言之。王曰：前日更幣以爲輕，今市令來言曰：市亂，民莫安其處，太行之不定。臣請遂令復如故。王許之。下令三日而市復如故。楚民俗好庫車，王以爲庫車不便馬，欲下令使高之。相曰：令數下，民不知所從，不可。王必欲高車，臣請教閭里，使高其柵，乘車者皆君子，君子不能數下車。王許之。居半歲，民悉自高其車。此不教而民從其化，近者視而效之，遠者四面望而法之，故三得相。

而不喜知其材自得之也。三去相而不悔，知非己之罪也。

桓譚傳曰：管楚莊王問孫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爲國是也。孫叔敖對曰：國之有是，衆所惡也。恐王不能定也。王曰：不定，獨在君，亦在臣乎？對曰：君驕，士曰：士非我，無從富貴。士驕，君曰：君非士，無從安存。人君或至失國而不悟，士或至饑寒而不進。君臣不合，國是無從定矣。莊王曰：善。願相國與諸大夫共定國是也。

聖楷曰孫叔敖與鬬子文三爲令尹事俱無確據。然子文相成王二十八年始傳位子玉以暗弱之至。高值楚多難其三仕三已。容或有之。若孫叔敖相莊王自莊十六年至莊二十三年莊王卒其中僅八年耳。高叔敖又卒於莊王之前。爲時無幾。且莊王賢君方霸諸夏。叔敖決無罷相之理。以荀卿諸人所引多見道語姑存之。

寢丘考

韓非子曰楚莊王旣勝晉于河雍。歸而賞孫叔敖。

叔敖請漢間之地沙石之處楚國之法祿臣再世收唯叔敖獨存九世而祀不絕按水經注潁水東逕固始縣故城北縣故寢也寢丘在南故藉丘名縣矣孫叔敖以土浸薄取而爲封故能綿嗣城北猶有叔敖碑建武二年司空李通文慕叔敖受邑光武嘉之更名固始今廣輿志云寢丘在潁州者亦以潁在固始之南而叔敖尸祝之鄉也固始屬今河南汝寧府

芍陂考

按先大人司訓壽春時作芍陂記云安豐塘一名芍陂在壽州通淝門外六十里以芍亭汨而爲陂也濶三百餘里六安龍穴橫石諸水皆壘爲引之度灌田萬餘頃淮南子曰孫叔敖決期思之水而灌雩婁之野莊王知其可以爲令尹卽此地也又陳後山談叢曰壽之安豐塘楚相孫叔敖之所築也至今賴之塘西有廟焉塘上之木花皆西向子皆東向



公子貞

公子貞字子囊莊王之庶子也。共王二十三年代公  
子壬夫爲令尹。是歲子囊伐陳。諸侯救之。乃止。二十  
五年又圍陳。諸侯復會于鄆以救之。秋伐鄭。討其侵  
蔡也。鄭請從。乃止。及鄭平。二十七年。秦景公使人來  
乞師。將以伐晉。共王許之。子囊曰。不可。當今吾不能  
與晉爭。晉君類能而使之。舉不失選。官不易方。其卿  
讓於善。其大夫不失守。其士競於教。其庶人力於農  
穡。商工皂隸不知遷業。韓厥老矣。知盤稟焉。以爲政。

范句少於中行，偃而。上之使佐中軍，韓起少於欒黶，而欒黶士，魴上之使佐上軍。魏絳多功，以趙武爲賢，而爲之佐。君明，臣忠，上讓下，競是時也。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君其圖之。王曰：吾旣許之矣，雖不及晉，必將出師。子囊師於武城，以爲秦援。二十八年，晉以鄭之服楚也，謀欲逼鄭，故城虎牢而戍之。子囊救鄭，晉人以諸侯之師還鄭，而南至陽陵。楚師不退，及晉班師。子囊乃還，子囊乞旅於秦，秦右大夫齋帥師從楚師，將以伐鄭。鄭伯逆之，移師伐宋，諸侯悉師以伐鄭。

鄭人使良霄石奩

音縛

如楚將服于晉子囊使執之

年子囊及秦庶長

名官

無地

名庶長

伐宋師于楊梁以報

晉之取鄭也三十一年其王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

少主社稷生十年而喪先君未及習師保之教訓而

膺受多福是以不德而亾師于鄆以辱社稷爲大夫

憂其弘多矣若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歿于地唯

是春秋窀穸之事所以從先君于禰廟者請爲露若

厲大夫擇焉莫對及五命乃許秋王卒子囊謀諡大

夫曰君有命矣子囊曰君命以終若之何毀之赫赫

楚寶

八

楚國高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而知其過可不謂其乎請蓋之於大夫從之鄭良霄及石奚猶在楚石奚言于子囊曰先王卜征五年高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不習則增修德而改卜今楚實不競行人何罪止鄭一卿以除其偏使陸而疾楚以固于晉焉用之使歸而廢其使怨其君以疾其大夫而相牽引也不猶愈乎子囊歸之吳聞楚喪以侵楚康王惡之使子囊師于棠以伐吳吳不出而還子囊殺以吳爲不能而弗傲吳人自臯舟之隘要而擊之楚人

不能相救。吳人敗之。子囊還自伐吳卒將死。遺言謂子庚公子必城郢。君子謂子囊忠。君薨不忘增其名。將死不忘衛社稷。

劉向說苑曰：楚人將與吳人戰，楚兵寡而吳兵衆。楚將軍子囊曰：我擊此國必敗，辱君虧地，忠臣不忍爲也。不復于君，黜兵而退，至于國郊，使人復于君曰：臣請死。君曰：子大夫之逝也，以爲利也。而今誠利子大夫毋死。子囊曰：逝者無罪，則後世之爲君將者皆入不利之名，而效臣逝。若是，則楚國終

爲天下弱矣。臣請死。退而伏劍。君曰：誠如此，請成子大夫之義，乃爲桐棺三寸，加斧質其上，以徇於國。按此說，本呂覽高義篇，與左氏還卒不同。然喪師而後遺言，城郢不若全軍伏劍之義，誠高也。併存之，以恥夫近日之欺君而倖死者。

聖楷曰：楚自鄢陵敗績，其君親集矢於目，其令尹子重復喪組練之師，子囊獨能識大察亂，服陳爭鄭與晉，君三駕而不輕一戰，卒與其君以改過之美，可不謂之賢補乎？相賢則服，小圖大相，不賢則

喪師辱國。故子囊爲令尹而范宣子知晉必喪陳。鄭子耳侵蔡而子產知楚必來討。楚詎無才是在官人者慎擇之耳。

### 城郢

按郢城在今沔陽縣東北十五里龍陂橋卽楚舊都。楚文王自丹陽遷此未有城。故子囊將死以此爲言。及平王時始城之。又縣北有紀南城。荊州記昭王十年吳通漳水灌紀南入赤湖。進灌郢城遂破楚是也。又水經注云沔陽舊城關羽所築。羽北

圍曹仁呂蒙襲而據之羽曰此城吾所築不可攻也乃引而退。涇陵城地東南傾故緣以金隄自靈溪始桓溫令陳遵造遵善于方功使人打鼓遠聽之知地勢高下依傍剝築畧無差矣今其地屢經戰爭皆不可考。



造子馮

造與爲子馮孫叔敖之子也。楚康王二年，子馮爲司

馬。及公子午卒，主使子馮爲令尹。子馮訪于申叔豫，

申叔時之孫叔豫曰：「國多寵而王弱，國不可爲也。」遂以疾

辭。方暑，闕地下冰而牀焉。重繭也。衣裘鮮食而寢。

康王使醫視之，復曰：「瘠則甚矣，而血氣未動，乃使子

南爲令尹。旣而子南敗，復使子馮爲令尹，有寵于造

子者，八人皆無祿而多馬。他日朝，與申叔豫言，弗應。

而退。從之入于人中，又從之，遂歸。退朝見之，曰：「子三

困我于朝。吾懼不敢不見。吾過子姑。告我何疾我也。對曰。吾不免。是懼何敢告。子曰。何故。對曰。晉觀起有寵于子南。子南得罪。觀起車裂。何敢不懼。自御而歸。不能當道。至謂人。人皆曰。吾見申叔夫子。所謂生死而肉骨也。知我者如夫子。則可。不然。請止。辭。八人皆而後王。安之。十一年。楚子爲舟師。以伐吳。吳怨楚。高召舒鳩。楚屬邑人。舒鳩人叛楚。楚子師于菴浦。使沈尹壽與師。祁犁讓之。舒鳩子敬逆二子。而告無之。且請受盟。二子復命。王欲伐之。蓬子曰。不可。被告不叛。且

請受盟而又伐之伐無罪也姑勉息民以待其卒卒而不貳吾又何求若猶叛我無辭有庸也乃還明年子馮卒舒鳩人卒叛楚人滅之

晁無咎鷄肋集曰舒鳩實叛楚楚責之急僞逆二子欺言無之楚王欲伐其欺亦可矣而子馮不可意曰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不叛來請盟斯受之而已如是而復叛楚雖滅之楚可無罪易曰田有禽利執言無咎子馮以之

聖楷曰孫叔敖父子相繼爲楚相其事甚奇而子

馮託疾辭相事。尤奇學者多不知。乃獨取史記優  
誦之言。相與辨駁。如歐陽永叔亦復不免可歎也。  
世豈復有讀史者哉。

羣舒考

按舒偃姓子爵國在廬江舒縣舒鳩亦子爵舒之  
別封廬江南有舒城東夷也舒庸亦在廬江巢在  
廬江六縣東舒巢皆楚屬國又有舒蓼叛服不常  
其後楚皆滅之。

舟師考

此後世水戰之始也。春秋時惟楚與吳越有舟師。其他無聞。孫子十三篇亦無水戰行軍篇。乃窺水上之軍。如韓信夾濰水而陣之類。非以舟戰也。又按墨子曰：公輸般自魯之楚，爲舟戰之具，謂之鈎。拒此戰舟之始。又太白陰經曰：水戰之具始于伍。寅製之以船爲車，以榜爲馬。云。又杜氏通典云：水戰之具，其船闊狹長短，隨用大小，勝人多少，皆以米爲率。一人重米二石。其檝、棹、篙、櫓、帆、席、經、索、沉石、調度，與常船不殊。樓船，船上建樓三重，列女

牆戰格。櫺幡幟。開弩。懸矛。穴。置拋車。礮。石。鐵。汁。狀。如城壘。忽遇暴風。人力不能制。此亦非便于事。然爲水軍。不可不設。以成形勢。蒙衝。以生牛皮。蒙船。覆背。兩廂。開掣棹孔。前後左右。有弩。懸矛。穴。敵不得近。矢石不能敗。此不用大船。務於疾速。乘人之不及。非戰之船也。闕艦。船上設女牆。可高三尺。牆下開掣棹孔。船內五尺。又建棚。與女牆齊。棚上。又建女牆。重列戰敵。上無覆背。前後左右。櫺牙。旗。幡。幟。金鼓。此戰船也。走舸。舷上立女牆。置棹。

夫多戰卒少皆選勇力精銳者往逐如飛鵬乘人之不及金鼓旗幟列之於上此戰船也游艇垂女牆舷上置槳牀左右隨大小長短四尺一牀計會進止迴軍轉陣其疾如風虞候居之非戰船也海鵲頭低尾高前大後小如鵲之狀舷下左右置浮版形如鵲翅翼以助其船雖風濤漲天免有傾側覆背上左右張生牛皮爲城牙旗金鼓如常法泛海之中戰船也

屈建

屈建字子木，楚公族也。其先屈瑕，食采於屈，因以命氏。世爲莫敖。建之父曰屈到，嗜芰，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以芰。」及祥，宗老將薦芰，屈建命去之。宗老曰：「夫子屬之。」屈建曰：「不然。夫子承楚國之政，其法刑在民心，而藏在王府，上之可以比先王，下之可以訓後世。雖微楚國諸侯莫不舉其祭，與有之。」曰：「國君有牛享，大夫有羊饋，士有豚犬之奠，庶人有魚炙之薦。籩豆脯醢，則上下供之，不羞珍異，不陳庶。」



侈也。夫子不以其私欲干國之典，遂不用。康王九

年爲莫敖。十二年代蓬子馮爲令尹。舒鳩人叛，楚子

木伐之，及離城。吳人救之，子木遽以右師。楚子疆息

桓子捷子駢子孟帥左師以退。吳人居其間。楚兩軍之問

七年，子疆曰：「久將墊隘，隘乃禽也。不如速戰。」請以其

私卒誘之。簡師陳以待我，我克則進，奔則亦視之。形視

勢而救乃可以免。不然，必爲吳禽。從之。五人以其私

卒先擊吳師。吳師奔，登山以望。見楚師不繼，復逐之。

傳諸其軍。簡師會之。吳師大敗，遂圍舒鳩。舒鳩潰，八

月楚滅舒鳩。楚子以滅舒鳩賞子木。子木辭曰：向也  
將伐舒鳩，爲子馮請退師，以須其叛。今叛而獲之，爲  
子之功也。以與，爲掩子馮之子馮。十四年，宋左師向戌善  
於趙文子，文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  
如晉告趙孟。趙孟謀於諸大夫，韓宣子曰：兵民之殘  
也，財用之蠹，小國之大菑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  
將許之。弗許，楚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爲盟主矣。  
晉人許之。如齊，如秦，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爲會於宋。  
五月甲辰，晉趙武至于宋。丙午，鄭良霄至。六月戊申，

叔孫豹。齊慶封。陳須無。衛石惡。至。甲寅。晉荀盈從。趙武。至。丙辰。邾悼公。至。壬戌。楚公子黑肱先。至。戊寅。於晉。丁卯。宋向戌如陳。從。子木。戌言于楚。戊辰。滕。戌公。至。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庚午。向戌復於趙孟。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於齊。猶楚之不能於秦也。楚君若能使秦君辱於敝邑。寡君敢不固請於齊。壬申。左師復言於子木。子木使驛謁諸王。王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秋七月。戊寅。左師至。是夜也。趙孟及子皙盟。以齊言。庚辰。子木至。自陳。陳。

孔與蔡公孫歸生至曹許之大夫皆至以藩爲軍晉  
楚各處其偏伯夙謂趙孟曰楚氛甚惡懼難趙孟曰  
吾左還入於宋若我何辛巳將盟於宋西門之外楚  
人衷甲伯州犂曰合諸侯之師以爲不信無乃不可  
乎夫諸侯望信于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棄其所以  
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  
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太宰退告人曰令尹將死矣  
不及三年求逞志而棄信志將逞乎志以發言言以  
出信信以立志參以定之信亡何以及三趙孟患楚

襄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爲不信，猶不可單斃其死。若合諸侯之卿以爲不信，必不捷矣。食言者不病，非子之患也。」晉楚爭先，晉人曰：「晉固爲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豈專在晉？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貞非歸其尸盟也。子務德毋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楚爲晉細，不亦可乎？」乃先楚人壬午，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爲客，子木與之言，弗能對。使叔向待言焉。

子木亦不能對也。乙酉，宋公及諸侯之大夫盟於蒙門之外。子木問於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尚矣哉！能款神人，宜其光輔五君，以爲盟主也。」晉荀盈遂如楚，蒞盟。諸夏之君始旅見於楚。十五年，楚屈建卒，趙文子喪之，如同盟。

劉向說苑曰：楚恭王多寵子，而世子之位不定。屈建曰：「楚必多亂，夫一兔走於街，萬人追之，一人得。」

之萬人。不復。委。分。未定。則一。兔。委。使。萬人。擾。分。已。定。則。雖。貪。夫。知。止。今。楚。多。寵。子。而。嫡。位。無。主。亂。自。是。生。矣。夫。世。太。子。齊。國。之。基。也。而。百。姓。之。望。也。國。既。無。基。文。使。百。姓。失。望。絕。其。本。矣。本。絕。則。撓。亂。猶。兔。委。也。恭。王。聞。之。立。康。王。爲。太。子。其。後。猶。有。令。尹。圍。公。子。棄。疾。之。亂。也。

蘇軾。屈。到。嗜。芟。論。曰。屈。到。嗜。芟。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以。芟。及。祥。宗。老。將。薦。芟。屈。建。命。去。之。君。子。曰。不。違。而。道。唐。柳。宗。元。非。之。曰。屈。子。以。禮。

之末忍絕其父將死之言且禮有齋之日思其所  
樂思其所嗜子木去芟安得爲道甚矣柝子之陋  
也子木楚卿之賢者也夫豈不知爲人子之道事  
死如事生况於將死丁寧之言棄而不用人情之  
所忍乎是必有大不忍於此者而奪其情也夫死  
生之際聖人嚴之薨於路寢不死於婦人之手至  
於結冠纓啓手足之末不敢不勉其於死生之變  
亦重矣父子平日之言可以恩掩義至於死生至  
嚴之際豈容以私害公平曾子有疾稱君子之所



貴乎道者三孟倍子卒使其子學禮於仲尼管仲  
病勸桓公去三豎夫數君子之言或主社稷或勤  
於道德或訓其子孫雖所趣不同然皆篤於大義  
不私其躬也如此今赫赫楚國若敖氏之賢聞於  
諸侯身為正卿死不在民而口腹是憂其為陋亦  
甚矣使子木行之國人誦之太史書之天下後世  
不知夫子之賢高唯陋是聞子木其忍為此乎故  
曰是必有大不忍者而奪其情也然禮之所謂思  
其所樂思其所嗜此言人子追思之道也曾皙嗜

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母沒而不能執。母之器。皆入子之情。自然也。豈待父。母之命耶。今薦芟之事。若出於子。則可自其父母。則爲陋耳。豈可以飲食之故而成父。莫大之陋乎。曾子寢疾。曾元難於易箒。曾子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若以柎子之言爲然。是曾元爲孝子。而童子顧禮之末。易箒於病革之中。爲不仁之甚也。中行偃死。視不可含。范宣子盟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王。猶視藥。懷子曰。王苟終。

所不嗣事於齊者有如河乃嘆嗚呼范宣子知事  
吳爲忠於主而不知報齊以成夫子憂國之美其  
爲忠則大矣古人以愛惡比之美疾藥石曰石猶  
生我疾之美者其毒滋多由是觀之柳子之愛屈  
到是疾之美乎木之違父命藥石也哉

聖構按胡氏謂宋之盟合左師欲弭諸侯之兵以  
爲名而楚屈建請晉楚之從交相見自是中國諸  
侯南向而朝楚及申之會大合十有一國之衆而  
用齊桓召陵之典宋左師鄭子產皆獻禮焉宋

子佐以後至遂辭而不見。伐吳滅潁，無敢違者。自宋之盟始也。或又曰：宋之盟，中國不出，夷狄不入。玉帛之使交乎天下，以尊周室。子木之功大矣哉。抑子所取于子木者，立嫡以定亂，近于智；去莠以合道，近于孝；推舒功于蔣子，近于讓；迎伍椒于出，近于忠；爲國上相而脩美，若此，可謂賢矣。况疆場之事，又有利于社稷者哉！故其卒也，趙孟喪之，如同盟而蘇子亦稱之于千百世之下也。

薦芟考

按爾雅諸書皆以芰爲菱而無所別惟武陵記云  
四角三角曰芰兩角曰菱其花紫色晝合夜炕隨  
月轉移猶葵之隨日也。緇頌爾雅翼曰古者嘉籩  
之實菱芡桌脯。菱芡桌脯再言之者兩設之盛禮  
乃用焉。屈建去芰薦而引祭典云云。蓋籩豆脯醢  
雖上下所共然以多少爲差則珍異庶侈非大夫  
所宜。管者季武子聘晉晉侯享之有加。籩辭曰寡  
君猶不敢請徹加而後卒事則非屈到所宜薦明  
矣。此論亦通。

沈諸梁

沈諸梁字子高。沈尹戌之子也。爲葉公。故稱葉公諸梁。初太子建見殺于鄭。其子勝在吳。令尹子西欲召之。子高聞之。見子西曰。聞子召王孫勝。信乎。曰。然。子高曰。將焉用之。曰。吾聞之。勝直而剛。欲寘之境。子高曰。不可。其爲人也。展而不信。愛而不仁。詐而不智。教而不勇。直而不衷。周而不淑。復言而不謀。身展也。愛而不謀。長不仁也。以謀蓋人。詐也。彊忍犯義。毅也。直而不顧。不衷也。周言棄德。取周不以其德。不淑也。是六德。

者皆有其華而不實者也。將焉用之。彼其父爲戮於  
楚。其心又猶而不潔。若其猶也。不忘舊怨。而不以潔  
悛德。思報怨而已。則其愛也。足以得人。其展也。足以  
復之。其詐也。足以謀之。其直也。足以帥之。其周也。足  
以蓋之。其不潔也。足以行之。而加之以不仁。奉之以  
不義。慶不克矣。夫造勝之怨者。皆不在矣。若來而無  
寵。速其怒也。若其寵之。毅貪而無厭。旣而得入。而耀  
之以大利。不仁以喪之。思舊怨以修其心。苟國有憂。  
必不居矣。非子職之。其誰乎。彼將思行舊怨。而欲大

寵動而得人怨而有術若果用之害可待也。余愛子與司馬子西之故不敢不言。子西曰：德其忘怨乎？余善之。夫乃其寧子高曰：不然。吾聞之：唯仁者可好也，可惡也可，高也可，下也可，好之不偏，惡之不怨，高之不驕，下之不懼，不仁者則不然。人好之則偏，惡之則怨，高之則驕，下之則懼。驕有欲焉，懼有惡焉。欲惡怨偏，所以生詐謀也。子將若何？若召而下之，將滅而懼，爲之上者將怒而怨，詐謀之心無所靖矣。有一不義，猶敗國家。今壹五六而必欲用之，不亦難乎？吾聞國家



將敗必用竊人而嗜其疾味其子之謂乎夫誰無疾  
 待能者蚤除之舊怨滅宗國之疾待也爲之闔箝  
 藩籬而遠備閑之猶恐其至也是之爲日惕若召而  
 近之死無日矣人有言曰狼子野心怨賊之人其又  
 可善乎若子不我信盍求若敖氏與子干子皙之族  
 而近之安用勝也其能幾何管齊驪馬縵以胡公入  
 於具水邴歆闔職戕懿公於囿竹晉長魚矯殺三郤  
 於榭魯圍人瑩洛音殺子般於次夫是誰之故也非唯  
 舊怨乎是皆子所聞也人之求多聞善敗以鑑戒也

今子聞而棄之，猶蒙耳也。吾語子，何益？吾知逃而已。子西笑曰：子之尚勝也，竟召之，使處吳境，爲白公請。伐鄭，子西曰：楚未節也，不然吾不忘也。他日又請許之，未起師，晉人伐鄭，楚救之，與之盟。勝怒曰：鄭人在此，勝不遠矣。勝自厲劍于期也。子平見之，曰：王孫何自厲也？曰：勝以直聞，不告攻，庸爲直乎？將以殺爾父。平以告子西，子西曰：勝如卵，余翼而長之。楚國第我死，令尹司馬非勝而誰？勝聞之，曰：令尹之狂也，得死乃非我。子西不悛，惠王十年，吳人伐慎，白公敗之，請

以戰備獻

所取吳許

之遂作亂秋七月殺子西子期於

朔而劫惠王子西以袂掩面而死曰吾慙業公也業

公在蔡方城之外皆曰可以入矣子高曰吾聞之以

險徼幸者其求無譽偏重必離聞其殺齊管修

修楚賢大夫

夫管仲之後

也高後入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甯國人

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

若之何不甯乃甯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甯國人之

望君如望歲焉日月以幾若見君而是得艾

也安也民

知不死其亦夫有奮心猶將旌君以徇諸國而又掩

而○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免○胷○而○進○遇○箴○尹○固○師○其  
屬○將○與○白○公○子○高○曰○微○二○子○省○楚○不○國○矣○棄○德○從○賊  
其○可○保○乎○乃○從○葉○公○使○與○國○人○以○攻○白○公○白○公○奔○山  
而○縊○其○徒○微○之○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焉○對○曰○余  
知○其○死○而○長○省○使○余○勿○言○曰○不○言○將○烹○乞○曰○此○事○克  
則○爲○卿○不○克○則○烹○固○其○所○也○何○害○乃○烹○石○乞○諸○梁○兼  
二○事司馬國○寧○乃○使○寧○子○面○爲○令○尹○使○寬○子○期○爲○司  
馬○而○老○於○葉○初○吳○之○入○楚○也○子○高○之○母○與○其○弟○后○滅  
見○俘○於○吳○后○滅○不○待○嬖○而○歸○子○高○終○身○不○正○視○之

左氏曰。楚白公之亂。陳人恃其聚而侵楚。楚既寧。將取陳。麥楚子問帥於太師。子穀與葉公子高。子穀曰。右領差車與左史老皆相令尹。司馬以伐陳。其可使也。子高曰。率賤民慢之。懼不用命焉。子穀曰。觀丁父。郟俘也。武王以爲軍率。是以克州。蓼服隨。唐大啓羣蠻。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爲令尹。實縣申息。朝陳。蔡封畛於汝。唯其任也。何賤之有。子高曰。天命不諂。令尹有憾於陳。天若亾之。其必令尹之子。是與君合舍焉。臣懼右領與左史有二俘。

之賤而無其令德也。王卜之武城尹吉使帥師取陳麥。陳人御之敗。遂圍陳。秋七月己卯楚公孫朝帥師滅陳。王與葉公校。卜子良以爲令尹沈尹朱曰吉過於其志。葉公曰王子而相國過將何爲。他日改卜子國而使爲令尹。

淮南子曰太宰子朱待飯于令尹子國。令尹子國愛羹而熱投卮漿而沃之。明日太宰子朱辭官而歸。其僕曰楚太宰未易得也。辭官去之何也。子朱曰令尹輕行而簡禮。其辱人不難。明年伏郎尹而

答之三百。按子國無所建豎太宰子朱獨能見  
機勇退明哲之士哉。

聖楷曰：葉公子高知白公勝之必亂楚，不難知其  
必亂楚而預防之為難。既入定其亂而歸老于葉  
為尤難。謀國謀身可謂忠且智矣。又能治民以惠  
舉帥以德勤躬清問如恐不及，此非深依聖人之  
教未易企也。若夫母俘于吳，終身抱戚，君父仇讐  
大節棄然。學者往往不通時務，妄議古人如畫龍  
小說本劉向新序以為寓言，豈足據哉。

葉令祠考

風俗通義曰謹按春秋左氏傳葉公子高姓沈名諸梁古者令曰公忠于社稷惠恤萬民方城之外莫不欣戴白公勝作亂葉公自葉而入與國人攻白公奔山而縊生烹石乞迎反惠王整肅官司退而老于葉及其終也葉人追思而立祠功施于民以勞定國兼茲二事固祀典之所先也俗說以孝明帝時葉令王喬仙去帝建其處號葉君祠此世之矯誣豈一事哉聖櫛按葉令祠當漢時已訛爲



王喬祠故應劭極辨飛鳧之祀爲矯誣也其地卽  
今南陽葉縣有王喬飛鳧遺跡三里許有喬墓喬  
已仙去不應復有焉豈所謂天下玉棺土自成  
墳者耶

楚寶卷第一